**高一年级语文“孔门言志话理想”专题**

**拓展阅读资料两则**

**材料一**

孔子北游于农山，子路、子贡、颜渊侍侧，孔子四望，喟然而叹曰：“于斯致思，无所不至矣。二三子，各言尔志，吾将择焉。”

子路进曰：“由愿得白羽若月，赤羽若日，钟鼓之音，上震于天；旍旗缤纷，下蟠于地，由当一队而敌之，必也攘地千里，搴旗执馘。唯由能之，使二子者从我焉。”

夫子曰：“勇哉！”

子贡复进曰：“赐愿使齐、楚，合战于漭瀁之野，两垒相望，尘埃相接，挺刃交兵，赐着缟衣白冠，陈说其间，推论利害，释国之患，唯赐能之。使夫二子者从我焉。”

夫子曰：“辩哉！”

颜回退而不对。

孔子曰：“回！来，汝奚独无愿乎？”

颜回对曰：“文武之事，则二子者既言之矣，回何云焉？”

孔子曰：“虽然，各言尔志也。小子言之。”

对曰：“回闻薰莸不同器而藏，尧桀不共国而治，以其类异也。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，敷其五教，导之以礼乐，使民城郭不修，沟池不越，铸剑戟以为农器，放牛马于原薮，室家无离旷之思，千岁无战斗之患，则由无所施其勇，而赐无所用其辩矣。”

夫子凛然曰：“美哉德也！”子路抗手而对曰：“夫子何选焉？”孔子曰：“不伤财，不害民，不繁词，则颜氏之子有矣。”

　　 《孔子家语•致思第八》

参考译文：

孔子往北游到了农山，子路、子贡和颜渊陪从在旁。孔子向四面眺望了一会，长叹一口气说：“于此陈述自己的思想，没有不可以说的。你们几个谈谈各自的志向吧，我将从中选择。”

子路于是走到前列说：“我希望用白羽装饰起来的箭，把弓扯得像满月一样；用赤羽装饰起来的旗帜，像日色一样的灿烂。呜钟击鼓的进军号，上彻云霄；众多的旌旗，充满于地。我独当一面出来抵抗，一定能够夺取广阔的地方，拔下敌人的旗帜，割了敌人的耳朵，大奏凯歌。恐怕只有我能做到这一点，使子贡和颜渊跟着我干。”

孔子听了说：“多么勇敢啊！”

子贡也走到了前列来说：“我希望齐国和楚国，在广阔的原野上打起来，两国的防御工事，可以互相瞭望得到，两国兵马扬起的尘土，飞扬在一起，彼此拔出刀来，扭结在一起。于是我穿上白色的衣裳，戴上白色的帽子，在齐楚之间陈述自己的意见，把战争导致的利害关系加以推论，以解决两国的兵患，恐怕也只有我能做得到。让他们两个跟着我来。”

孔子听了说：“多么能言善辩啊！”

颜渊却避而不答，孔子问说：“回，来，怎么唯独你没有志愿呢？”颜渊回答说：“文、武两方面的事，他们已经说了，我还要说什么呢？”孔子说：“虽然这样，但各人谈各人的志向，你还是谈谈吧。”

颜渊于是回答说：“我听说过香草和臭草是不藏在一个器皿里，尧王和桀王不领导一个国家，因为不是同一个类别。我愿得遇圣明的君主，帮他施行礼治，以礼乐教育、感化百姓。使他们在城市里不必设防，两国边境不越境，将兵器铸为农器，把军马放到平原大泽中去，百姓们没有怨女旷夫的忧思，国家永没有战争的灾难。那么，子路的勇力、子贡的巧辩，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。”

孔子听了严肃地说：“多么好的道德啊！”子路举起手来说：“夫子您选择哪一个呢？”孔子说：“不损害财力，不危害百姓，又没有浮夸的话，那么要推姓颜的那个人了。”

**材料二**

**孔子和他的弟子们**

杨绛

我很羡慕上过私塾的人，“四书五经”读得烂熟。我生在旧时代的末端，虽然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课程里都有国文课，国文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数学、理科和英文。我自知欠读的经典太多了，只能在课余自己补读些。

“四书”我最喜欢《论语》，因为最有趣，读《论语》，读的是一句一句话，看见的却是一个一个人，书里的一个个弟子，都是活生生的，一个一个样儿，各不相同。孔子最爱重颜渊，却偏宠子路。钱钟书曾问过我：“你觉得吗?孔子最喜欢子路。”我也有同感。子路很聪明，很有才能，在孔子的许多弟子里，他最真率，对孔子最忠诚，经常跟在夫子身边。孔子一声声称赞“贤哉回也”，可是和他讲话，他从不违拗(“不违如愚”)。他的行为，不但表明他对夫子的教诲全都领悟，而且深有修养。孔子不由得说，“回也非助我者也”，因为他没有反应。孔子只叹恨“吾见其进也，未见其止也。”子路呢，夫子也常常不由自主地称赞，例如“由也兼人” “片言可以折狱者，其由也欤?”“子路无宿诺”等。子路听到夫子的称赞就喜形于色，于是立即讨得一顿训斥。例如孔子说：“道不行，乘槎浮于海，从我者，其由欤?”“子路闻之喜”。孔子接下就说：“由也，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。”孔子曾称赞他假如穿了破棉袍儿，和穿狐皮袍的人站在一起，能没有自卑感，引用《诗 经·邶风》的“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藏”，子路终身诵之。孔子就说，这是做人的道理，有什么自以为美的。又如孔子和颜回说心里话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!”子路就想挨上去讨夫子的称赞，卖弄说：“子行三年，则谁与?”夫子对子路最不客气，马上给几句训斥：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”

孔子对其他弟子总很有礼，对子路却毫不客气地提着名儿训他：“由，诲汝知之乎?……” 子路对夫子毫无礼貌。孔子说：“必也正名乎?”他会说：“甚矣子之迂也。……”孔子不禁说：“野哉!由也。”接着训了他几句。颜回最好学，子路却是最不好学，他会对夫子强辩饰非，说“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。”孔子对这话都不答理了，只说他厌恶胡说的人。但是在适当的时候，夫子会对他讲切中要害的大道理，叫他好生听着：“居，我话汝。”(坐下，听我说。)夫子的话是专为他不好学、不好读书而说的。一次，几个亲近的弟子陪侍夫子：闵子是一副刚直的样子，子路狠巴巴地护着夫子，好像要跟人拼命似的。冉有、子贡，和颜悦色。孔子心上喜欢，说了一句笑话：“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”孔子如果知道子路果然是“不得其死”， 必定不忍说这话了。孔子爱音乐，子路却是音乐走调的。子路鼓瑟，孔子受不了了，叫苦说：“由之瑟，奚为于丘之门。”门人不敬子路，孔子就护他说：“由也升堂矣，未入于室也。”(以上只是我的见解。据《孔子家语》：子路鼓瑟，有北鄙杀伐之声，因为他气质刚勇而不足于中和。我认为刚勇的人，作乐可以中和;子由 只是走调。)

子游、子夏，孔子也喜欢。“吾觉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”指的可能就是以文学见长的子游、子夏。子游很认真要好，子夏很虚心自谦。夫子和子游爱开开玩笑，对子夏多鼓励。

子贡最自负。夫子和他谈话很有礼，但是很看透他。孔子明明说“君子不器”。子贡听夫子称赞旁人，就问“赐也如何?”孔子说：“汝器也”，不过不是一般的 “器”，是很珍贵的“器”，“瑚琏也”。子贡自负说：“我不欲人之加之我也，我亦欲无加之人。”夫子断然说：“赐也，非尔所能也。”孔子曾故意问他：“子与回也孰愈?”子贡却知道分寸，说他怎敢和颜回比呢，回也闻一知十，他闻一知二。孔子老实说：“不如也”，还客气地陪上一句：“我与尔，勿如也。”子贡爱批评别人的短处。孔子训他说：“赐也贤乎哉，夫我则不暇。”子贡会打算盘，有算计，能做买卖，总是赚钱的。孔子称他“善货殖，亿则屡中”。

孔子最不喜欢的弟子是宰予。宰予不懂装懂，大胆胡说。孔子听他说错了话，因为他已经说了，不再责怪。宰予言行不符，说得好听，并不力行。而且很懒，吃完饭就睡午觉。孔子说他“朽木不可雕也”，又说“始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。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。”说他是看到宰予言行不一而改变的。宰予嫌三年之丧太长，认为该减短些。夫子说：“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”，父母死了没满三年，你吃得好，穿得好，心上安吗?宰予说“安”。孔子说：你心安，就不守三年之丧吧。宰予出，夫子慨叹说：“予之不仁也……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?”宰予有口才，他和子贡一样，都会一套一套发议论，所以孔子推许他们两个擅长“语言”。

《论语》里只有一个人从未向夫子问过一句话，他就是陈亢，字子禽，他只是背后打听孔子。他曾问子贡：孔子每到一个国，“必闻其政”，是他求的，还是人家请教他呀?又一次私下问孔子的儿子伯鱼，“子亦有异闻乎?”伯鱼很乖觉，说没有异闻，只叫他学《诗》学 《礼》。陈亢得意说，“问一得三，闻诗，闻礼，又闻君子远其子也。”孔子只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伯鱼在家里听到什么，不会告诉陈亢。孔子会远其子吗?君子易子而教，是该打该骂的小孩，伯鱼已不是小孩子了。也就是这个陈亢，对子贡说：你是太谦虚吧?“仲尼岂贤于子乎?”他以为孔子不如子贡。真有好些人说子贡贤于孔子。子贡虽然自负，却是有分寸的。他一再说：“仲尼不可毁也”；“仲尼日月也，无得而逾也”;“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”。陈亢可说是最无聊的弟子了。

最傲的是子张。门弟子间唯他最难相处。子游说：“吾友张也，为难能也，然而未仁。”曾子曰：“堂堂乎张也，难于并为仁矣。”

我们看到孔门弟子一个人一个样儿，而孔子对待他们也各各不同，我们对孔子也增多几分认识。孔子诲人不倦，循循善诱，他从来没有一句教条，也全无道学气。他爱 音乐，也喜欢唱歌，听人家唱得好，一定要请他再唱一遍，大概是要学唱吧!他如果哪天吊丧伤心哭了，就不唱歌了。孔子是一位可敬可爱的人，《论语》是一本有趣的书。